

◇ 水润南方 王国华专栏



王国华，“城愁”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现居深圳。

双界河边有一棵硕大的凤凰木。每年五月，我都要到河边去发呆，站在树下仰头看那满树的红花。偶有一朵落在鼻子尖上，轻轻的，痒痒的。如果我长到十几米高，平视之，那些花被一双眼睛这么迫近地逼视，一定惊得叫起来。后来想出一个办法，跑到对面，遥望此岸，花虽变小了，只见一团混沌的红，但距离让角度柔和了。甚至产生了平视的假象。缺憾是，拍照时，凤凰木后面两台入云的手脚架总会抢镜，那座号称本区域内最高的楼好多年都没建完。

上午的阳光在水面上跳跃，一两条小白鱼也蹦出来掺在里面。河边有人钓鱼，隔几十米一个人，差不多等距离，或站或坐。脚边放着一个盆或桶，几条鱼在里边摇头摆尾，这都是些管不住自己嘴的家伙，但此刻它们什么都不在乎。传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如何到这里来的，它们全记不得了，自然不关心接下去会怎么样。

与一位年轻的钓者聊天，他说曾在双界河上游钓到过一米多长的塘鳢。问，水浅若斯，怎会有这么大的鱼，不是放生的吧？答，绝不是。塘鳢皮实，什么都吃，长得快。几十厘米的罗非鱼也常见。但钓它们没什么尊严。问，钓到什么鱼有尊严？答，翘嘴或者海鲢。都很少见，翘嘴尤其好吃。我钓鱼，一般

去河边发呆

不吃的，就是钓着玩，翘嘴除外。

他把钓绳远远甩出去，顶端挂着一条小鱼。他的钓竿轻轻地左右摇摆，使得诱饵模仿受伤的小鱼在水中游动，引大鱼咬钩。

另一个捕鱼者，以长杆送网兜入水，猛然收起，得白鲢三条。旁边两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儿大喊，叔叔，给我，叔叔，给我。捕鱼者将鱼放入塑料袋递过去。两小儿喜出望外，拎袋猛跑。一鱼掉出，在草丛中甩尾喘息。我在其后，想都没想，捡起抛入河中。此或为该鱼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刻。生生死死，皆在瞬间。

双界河穿过宝安大道、107国道两条主干道，很蜿蜒的样子，其实总长不过5公里多一点。骑单车一会儿就走遍整条河，还分什么上下游，大家都在水中游。

其宽，不过十几二十米。深圳所有的河都不宽，有个河流的样子即可。这一条尤其不宽。

它离人真近，所谓近在咫尺。水的气息蔓延上岸，在两边的道路上扩散，悄悄飘进岸边的小区。这个漂亮的小区是

军产房，当年发售时价格不高，购买资格不限，有朋友建议我在那里买一个，一犹豫便错过了。待到醒过味儿，时空转移，可能已变不可能。此刻站在小区门口，不由想，人这一辈子住在哪里，和叶子落在哪里一样，除了人算天算，也许还有水算。

紧挨着的另一个小区，敞开式，均为不带电梯的老房子，墙体斑驳，仿佛额头皱纹。阳台上的栏杆生出土黄色的铁锈。走进，非常安静，只有两个老人坐在树下聊天，一下回到四十年前的感觉。一楼居然还有人养鸡、种菜。不高的树上，几个菠萝蜜挤挤插插，每个至少十几斤。妻子特别喜欢拍它们，从各个角度拍。而我见到它们总是想，身上为何长这些密密麻麻的小疙瘩，防身吗？后来想通了，如无人采摘，它们一定掉落地面，把里面的果实摔出来，生根发芽。小疙瘩可以缓冲一下，同样是摔碎，却不那么疼了。

附近还有一个学校，围墙上长满使君子，浅红的、牙白的小花朵，铺天盖地一般。隔着小路，一个小区的二楼，同样垂下大片大片的使君子，与下面的花墙遥遥相接。走近，空气中清香弥漫。

岸边的道路上种满了小叶榕，苍老的疤结显示它们已和岁月纠缠了多年。逢年过节的时候，树上挂满红灯笼，风吹摇晃，颇喜庆。地下虽有黄叶，身上却一点都不冷。哪怕是在深冬。

排队等候中的乐趣

经，这些美丽的白色天使在哥伦比亚波哥大街头剧场艺术节担任开幕演出团队；多伦多冬季奥运艺术节上，也可以看到他们。连续三年，他们给威尼斯的假面艺术节不断带来惊喜。

成立于1991年的荷兰近距离剧团，是世界最负盛名的“街头剧场”之一。演员们踩着高跷搭配现场音乐的演出，风靡欧陆许多大大小小的艺术节。行进中的演员们，成了移动的风景。这种转变，影响了许多欧洲的街头剧场团体。

除了高跷，我还在队伍里，看过一场互动体验节目，观众是演出的一部分，有时候则是主角：广场上，一名身着短裤、带着深色行李箱的外国人缓缓走上舞台。烈日下他拿起手帕，擦擦头上和身上的汗滴。这个平常的动

作，逗乐了现场观众。音乐声响起，节奏与棒子齐飞，现场邀请10位观众上台，分据舞台两侧，各自拉着绳索，罗德先生摇摇晃晃地走上绑在架子上的绳索，不小心，跌了一跤，现场又是一阵笑声，罗德用手扶着观众的臂膀，开始在绳上杂耍，看的人开心，台上参与的观众更是高兴极了……

可以说，这些脑洞大开的节目，给观众带来了欢乐，也给排队等候带来了笑声。通过这些互动体验，观众也获得了近距离接触和了解各国文化的机会。我记得当时和排队等候类节目总导演李立亨聊天，他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从事街头表演的，浑身都要有‘戏’，一举一动是幽默的展现，观众一接近就会被吸引，一注视就会被娱乐。”

现在的很多热门乐园在排队等候时，其实，也可以带着观众在一起幽默一下、快乐一把。快乐是需要制造的，不是吗？

闻，话题打开，很快就人熟悉起来，那些过往经历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原本陌生的人，性格迥异的人，因为西气东输采访相聚在一起，喝茶，相识，相交成为朋友，是件多么美好的事。竟有些享受这样的氛围了，出去采访的人，采访一结束，就惦记着喝茶，甚至有人白天就开始惦记着晚上要喝茶。每个人都有任务，但并不妨碍在一起喝茶，时间嘛，对写作的人都是宝贵的，时间嘛，挤一挤就有了。

茶喝了一杯又一杯，一壶又一壶。茶的味道转身即忘，那些喝茶的场景却历历在目。轻松惬意，笑声畅快，像雨点落在湖面，掀起一圈圈涟漪，经过时间发酵成友谊的巨流。

十天时间不多不少，人熟悉起来了，却要分别，像一支曲子渐近高潮，尾声再悠扬，也要结束了。想想要分开的距离，远，太远了，从东部沿海城市到达距海最远的城市库尔德。

想想又很近，从这里输送出去的天然气就在手边，轻轻一摁按钮，蓝色的火焰就跳在眼前。

那么，就喝了这一杯茶，从此山高水远，从此近在眼前。

◇ 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



王瑜明，媒体人，偶有文章见诸报端。

排队怎会有乐趣？也许对上海人来说，最难忘的，还是曾经在上海世博会上的漫漫排队路。但回想起来，那段日子，在世博会里的排队，倒是一点不枯燥。运动创意秀、街头创意秀、花式蹴鞠、绳舞飞扬……演员们夸张幽默的表演一定会令现场的游客们捧腹大笑。不知不觉间，等候进场的时间也显得没那么长了。

一阵鼓声响起，循声望去，三个白色天使踩着高跷，张开翅膀，朝在场馆门口排队的人群走来。她们时而挥舞翅膀，翩翩起舞，时而与游客簇拥在一起摆出各种造型，和观众互动。天使们走得很随意，似乎专往人多的地方去……这是荷兰近距离剧团带来的《白色天使》。白色天使的降临，给排着长队等候在场馆外的观众带来了不少乐趣。表演者穿上超过5公斤以上的翅膀，还得踩在1米以上的高跷上起舞，但他们依然优雅，而且轻盈。曾

在新疆，车程没有两三百公里，不叫出门。漫长的行程，如果同行的人很无趣，就只剩看风景和睡觉了。偏是这些天走了很多路，听了很多歌，说了许多有趣的话，还喝了很多茶。

喝茶有时喝的不是味道，是氛围。一个人喝茶，喝的是情绪，一群人喝茶喝的就是热闹。喝酒，喝得忘乎所以不奇怪，喝茶喝出兴致，喝得忘乎所以却是不多的。

那天，与陪我们参观的克拉2作业区员工坐在一起聊天，沉洲提议喝茶，遂摆开茶具，那是第一次喝茶。

沉洲，福州人。千里迢迢而来，还带着茶具，携着好茶。福州人爱喝茶，会享受生活，后来的日子，即使白天车程再辛苦，晚上都会约我们一起喝茶。他爱开玩笑，自诩从有福的地方来，我们在一起自然也沾了福气。口福是少不了的，喝的都是好茶。

刚参观完，人都很兴奋，想着平时家里烧水做饭的天然气就是从这里出去的，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目睹天然气黄色的采气树，想象着天然气从群山之间穿越而过，经过长长的输气管道抵达生活的每个日常，我能理解他们的激动、兴

◇ 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



胡蛙蛙，原名胡岚，中国作协会员。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

作品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艺术报》《散文海外版》《北京文学》等刊物。著有《寄秋书》《风从域外来》。

喝茶记

奋。话题离不开天然气，无非是石油人怎么工作的，会不会寂寞，有没有孤独，家那么远，怎么倒班，话匣子一旦打开，就不仅仅是找油找气了，家人、孩子、情感，一个又一个问题被抛了出来。沉洲继续倒茶，一泡一泡地喝，茶汤淡了，重新打开一包茶继续泡。武夷山的岩茶很出名，沉洲从发酵茶、半发酵茶，讲到了不发酵茶。茶汤从深喝到浅，茶也由浅喝到了浓。闽派水仙、白芽奇兰、大红袍、肉桂，淡香、清香、浓厚、醇正，各样滋味在舌尖回旋。时而轻逸飞扬，喝出了风细柳斜斜，喝得日近黄昏，喝得夜色如水。

有时晚饭后散步回来，聊得起兴，又进房间喝茶。说着白天的采访，相互交流着感受。一切因陋就简，泡茶的程序却一样不少。打开一包茶，倒入盖碗，轻轻地摇一摇，曰唤醒。冲水，片刻出汤。有时他会让人闻一闻杯盖，闻香，有点甜，香得幽，细细分辨，又各不同。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杯起杯落，谈风物，讲经历，说见